

蚌埠古琴界会有你的一片天地

□陈卫文/图

我与古琴结缘，完全是机缘巧合。我出生在蚌埠，老家在扬州。2003年，回扬州给大姑做寿。其间，跟堂兄出去玩，在东关街堂兄的朋友处歇脚。堂兄的朋友正忙着招商。聊天时，我说我是做仿古玉器的，有人当即向我推荐东关街，说现在可以享受政策优惠。东关街的玉器店就这么开起来了。玉器店主要做蚌埠产的仿古玉器以及玉器饰品，也接受客户定制。

这天，一位姓刘的客户来店里。他拿出一个小木雕，说这是古琴上用的琴轸，问我能不能用白玉做。

回蚌埠，在北工地找朋友照样子加工。那位姓刘的客户，是扬州赫赫有名的广陵派古琴大师刘扬。广陵派是中国古琴艺术的重要流派之一，起源扬州（古称广陵），琴曲和演奏风格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。其音乐风格既有北派的雄健古朴，又有南派的婉约柔美，清新脱俗，表现力丰富。

刘扬大师对我做的玉轸非常满意，当即给了我3500块钱。一套玉轸让我净挣了两千块。刘大师经常下乡，他让我跟着他。2003到2013这十年，我一直跟在刘大师身边，比他亲传弟子还要亲密。刘大师下乡，是去指导他的学生斫制和修复古琴。跟着刘大师，看他指点学生斫制、修复、校音、弹奏，时间一长，我对古琴斫制、修复、弹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古琴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。传说，原始社会神农氏“削桐为琴、绳丝为弦”，创造了最初的琴。当时只有五弦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象征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后来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分别又增添了一根弦。郭店出土过我国最早的古琴——七弦琴。

古琴斫制与修复技术是一门深奥且细致的技艺。古琴通常选用梧桐木作为面板，梓木作为底板。木材需自然干燥，以确保音质和稳定性。古琴的形状多样，如伏羲式、仲尼式等。设计时需考虑到琴的音色、美观以及演奏时的舒适度。

斫制古琴多是手工，先将木板切割成面板和底板，然后在面板上挖出腹腔，再将面板和底板黏合，用牛角或密度较高的木头制成的岳山固定，黏合后的琴体需要经过精细打磨，使其

我的爷爷一生活到90岁，老人家历经世事沧桑，阅人无数，看破红尘，视名利为过眼烟云，与世无争，老来在村庄一隅，隐居下来，图的就是个清静悠闲。陪伴他的有三样东西：草屋、黑狗和门西旁的那棵老枣树。

爷爷的房子坐北朝南，四面通透，采光效果好，适宜居住。爷爷手脚勤快，喜欢编筐打柳，在房前屋后边点瓜豆，侍喂小猫小狗。没事的时候，就靠在那棵老枣树上歇息，抽着旱烟袋，闭目养神，有时候一觉醒来，天就晌午了，天就黑了，日子就是在这样日落星辰中度过。

那棵老枣树陪伴爷爷度过了大半生，让爷爷悟出了人生的真谛，他时常告诫我说，要像老枣树那样做人做事。那么老枣树有着怎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？让我带你走近这棵老枣树，解读它的生命密码。

这棵老枣树自带锋芒，浑身长满了针刺，显示着生命的倔强。这种状态既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又是一种有尊严地活着。

老枣树谦逊低调，与世无争。它没有杨树那般高大挺拔的身躯和直指苍天的豪气，几十年了，躯干才长到碗口粗细，且仅有几米之高，没有任何形体优势。但老枣树心志平和，在不嫉妒别人的成就，就拿它不远处的一棵杨树来说吧，主人栽下去的时候，还是一株纤细的小苗，枝

在社区的一角，有一个小型广场。广场北靠一座假山，东傍一排矮竹林，西挽一潭碧水，南面不远处即是社区的服务大厅。近处围绕广场的是一圈茵茵绿草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小花，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芬芳四季。广场上没有高大建筑，一排环形排列的石凳子，一片杂乱无章的花岗岩铺成的圆形地面，便是这里最豪华的装修。

每当夕阳西下，余晖洒落，这里便成了老人们的天地。此时的石凳子，一个个都被夕阳镀上一层华丽的金边，虽然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无棱，但它们稳稳地端坐在大地上，像一个个端庄稳重的服务员，每天都在整齐列队恭候嘉宾们的莅临。

此时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，伴随着一位位老人的出场而显得异常的美好和珍贵。老人们的身影在余晖中被拉得长长的，如同他们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每一个身影都在诉说着一个过去的故事。有的老人目光深邃，静静地凝视着远方；有的老人嘴角带着笑意，身旁的老友轻声交谈，有对往昔岁月的怀念，有对家长里短的唠叨，也有对子孙后代的牵挂。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广场特有



王金宝在弹古琴。

表面光滑。

古琴的传统涂料主要有生漆（大漆）、麋鹿角，替代品有瓦灰漆等，上漆不仅美观，还能保护木材，影响音色。漆后放在温度26℃、湿度44度的空间里自然阴干，一般要一个月时间。最后安装琴弦，调整音准。制作完成后，找高手弹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校正。这样做一床琴，要两三年时间。

古琴身长三尺六寸五分，比喻一年的光阴；古琴身宽一般都是四寸，比喻一年的四季；一年共有十二个月，若是加上闰月，便会有十三个月份；而这个数目，又恰好是一张古琴上作为音阶的“徽”数的总和。

从开始到现在，我做了大概有五六百床琴了。做琴的木料大多是在木材市场找的，一块木料，是不是适合斫琴，先敲，听声音；再掂掂重量，看看它的密度。都合适了，拿回来。做琴的木料要久置，有的要摆好多年。

修复古琴不比斫制古琴省事，不能补、不能削，腹腔的板子薄了厚了都会影响它自然的共鸣。较小的裂缝可以使用生漆或专用的胶水进行修补；若琴的某些部件如岳山、龙龈等损坏，需更换新的部件；漆面损伤，需进行补漆，尽量保持原琴的色泽和质感，还原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。修复完成后，需重新调整琴弦的音准。

我修复的一床最老的琴，是清朝

嘉庆年间的。本世纪初，扬州开始大拆大建，拆掉很多老房子。我去找老房子的料子，发现一床破烂不堪的古琴。那床落满灰尘的古琴，琴弦已经没有了，有的地方裂得不成样子。看上去，要修复它得花大功夫，我有点不太感兴趣。师傅说，别看它破，它是老琴，修好了拿它练练指法还是可以的。跟古琴的主人“吵”了半天，最后用价值大几千的玉器手把件换来了它。

2008年奥运会后，古琴开始热起来。

第二年，蚌埠市余庆巷84号，我的古琴馆开业。我从师傅那里拿回了七床琴。师傅说，你把它带回去，蚌埠的古琴界一定会有你的一片天地。

琴刚拿回来，问的人多，买的人少，不会弹。有人说，你怎么不开个古琴班呢？教人家弹，对你卖古琴也有好处啊。为了教古琴，我专门去考了教师资格证书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通过了中国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师资格认定。评委给我的评语是：王金宝的演奏不仅吸取了广陵派恬淡清雅的情味，又开蹊径，尽情抒写乐曲的意趣，着意发挥，松活潇洒，在奔放豪爽中蕴含节制凝蓄，在活泼潇洒里寓有恬静幽逸，形成了独特风格。

古琴弹奏分偏锋与正锋。广陵派善使偏锋，讲究指法细腻、力度适中、节奏自由。其特有的“滚拂”“搔拨”等

指法，使琴音刚柔并济、跌宕起伏。偏锋演奏要求更高的细腻度，技巧更为多样，包括指甲触弦的角度，弹拨力度和速度等，需要更精细的控制和更丰富的想象力。初学者，我通常教他们先从正锋练习开始，等打下一定基础，再学习偏锋技巧。我是从实战走出来的，怎么教才能让学生很快上手，都是从实践中感悟到的。我的培训对象是社区群众，主要精力放在青、中、老年人身上。

2015年秋天，我正式拜入刘大师门下，成为广陵琴派第十三代传人。我常年在社区开设古琴普及班，如果有想进一步提升的，可以到我的琴馆继续深造。2016年开始，我在市文化馆、市老年大学开办古琴公益班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2003年以来，在我的琴馆正式学琴的有800多人；数万人听过我的古琴知识讲解、看过我弹奏古琴。蚌埠弹古琴的人，九成以上都跟我学过。

蚌埠弹古琴的人慢慢多起来。师傅跟我说，人多了，可以成立古琴协会。经过一番周折，2018年初，蚌埠市古琴协会正式成立。2022年，还在协会成立了党支部。

蚌埠与古琴还是有渊源的，古琴的徽位过去是河里的贝壳做的，是俗称歪歪的那种。我想在蚌埠建一处古琴馆，在古琴馆做一个古琴怎么来、怎么制作、怎么弹的展览展示，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，爱上古琴。将来争取让它成蚌埠的一处文化地标，为蚌埠的文化事业发展尽一分力。我跑了许多地方，最后在张公湖边选中一处。那里依山傍水，非常适合弹琴。我找房子的主人谈，想把它租下来。人家也答应租给我，但是只能签3年合同。我考虑再三，还是放弃了。我花一二十万把它搞好了，三年以后人家不续租，之前的投入就白费了。

蚌埠的古琴文化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我自己也与蚌埠的古琴事业一起进步、成长。2022年3月，蚌山区人民政府公布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的“古琴斫制与修复技艺”名列其中。现在还不敢说蚌埠的古琴界有我们的一片天地。多年以后，如果有人说，蚌埠的古琴能有今天，王金宝功不可没。我也就很满足了。

硬，支撑有力，成为不二的首选，且一直沿用多年，保持着良好的安全性能。后来不再寄藏山芋，老枣树也经常被人们派上用场。我家的左邻右舍修理机械或是撬动其他重物，老枣树顶上去，就能发挥“大力神”的作用，帮助人们完成机械修理或是物体移动作业。

事实上，老枣树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使用的生产工具，不用制作成任何形状的农具，单单是它的力量就足够了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老枣树失踪了，哪儿也寻不见，细细打听才知道是几个小孩子抬着下水游泳沉入了水底。孩子们本想在水中趴在老枣树上玩个痛快，却不料老枣树没有浮力，一下子就沉了下去。我下水到水里摸了半天，才把老枣树捞了上来。

老枣树的生命是顽强的，活着的时候，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条件下也能存活下来。死了以后，它的骨头是硬的，内核是不变的，即便过去了许多年，即便风吹日晒它也不会腐朽。现在的这棵老枣树虽然表层已经染上了岁月的灰色，甚至出现了一道道裂纹，但依然沉甸甸的，木质未变，仍可发挥支撑作用，有着顶天立地的气概。

老枣树，把自己的生命演变成了一尊雕塑。

的歌声从远方飘来，而且越来越远。

这时，安奶奶拉着一个小音箱，从小区的门口走进来，后面还跟着她的舞蹈队，各个锦衣娇面，神采飞扬。原来，今天是她带着小区的广场舞队去参加社区组织的广场舞比赛去了，看这架势，今天的成绩一定不错。还没等安奶奶介绍，大家一下子就围了上来。安奶奶说得眉飞色舞，大伙儿听得喜气洋洋，小广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“今天，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也给我们表演一下吧！”一直不太爱讲话的王爷爷，今天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一边鼓掌，一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安奶奶。

“好啊！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跳一段。”安奶奶语音刚落，音乐也已经开启，接着舞蹈队的爷爷奶奶们就开始跳了起来。瞬间，广场上的爷爷奶奶们也都融入了舞动的队伍里，映着灿烂的夕阳，大家舞姿翩翩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。

天色渐暗，老人们陆续起身，迈着缓慢而沉稳的步伐向家走去，只有那一排环形排列的石凳子稳稳地矗立在小广场上，如同一排端庄而又忠诚的客服人员，期待明天夕阳的重逢。



投稿邮箱：
4034444@126.com

边看边说

茶遇紫砂

□金曼

那天阳光明媚，走进院子里映入眼帘的是葱郁的绿，宽广的草地，道路两旁是四季常青的香樟树。

走进南京紫砂汇，顿时被闹中取静的清雅所吸引。还记得老师问的第一句话是：喜欢传统文化吗？确实，不论是紫砂还是茶，都是由古至今，被那些热爱他们的人传承而来。带着历史的沧桑，带着时代的创新……

紫砂，在大家眼中，焕发的是以一种黯然之光，内敛之光，安静，恬淡。紫砂壶造型经典，经久耐看，每件作品都融入了作者的设计理念和情感，彰显了每个人不同的制壶风格和性格特征。

紫砂壶出水爽利，易泡茶。时间久了，紫砂越发莹润有生机。养壶就是养心，借壶就是借福。不论是自己自用品茗还是赠予他人，传递的都是关怀和雅致。器为茶之父，水为茶之母。紫砂壶为茶构建了一个像父爱一样深沉稳妥的家，当茶汤在紫砂的温润浸泡下，在座宾客先是感受到拂面的茶香，继而品饮到茶汤甘甜的滋味。

茶，最初的印象是苦涩而提神，

风土人情

故乡的池塘

□汪升勤

我的家乡在北淝河北岸，抬眼即可望见北淝河堤坝。俗称“小港湾”。我们村庄四周，拥有小台子塘、高家塘、乔家塘、庙前塘、庙后塘、荸荠塘、早磨塘、臊猪塘、臊狗塘等池塘，还有东小沟、东大沟、前沟、后沟和老船沟。

昔日，我们村上一百来户人家，有如此多的沟塘，片片水的拥抱，真好似一派江南水乡。首先，我要说说咱们小台子池塘，它四四方方不到一亩地的面积，塘边长有几棵树，南岸有一棵比大碗口粗的老榆树，还长着稀稀拉拉的芦苇。在水涨满池塘时，水最深处不过一米，浅处可见池底稀泥。在水平静时塘水上散着大大小小的水纹，一圈一圈地扩大着，安静躺在水面上的几片荷叶及浮萍草，也随着水波浮动起来。还有塘沿边的蒲草迎着偶然过来的清风，也摇曳曳。

从小我常跟着母亲身后，来到塘边看母亲洗衣、洗菜、淘米，当有细碎的菜叶子和米糠漂在水面时，不一会，就有一些小鱼和小虾过来争相夺食。在这小小银色世界里，还孕育着很多忙碌的生命，小蝌蚪在这温暖的池水中嬉戏追逐，水龟以它四条大长腿，带来的超强弹跳力，彰显了水上漂功夫。青蛙们最擅长表演大合唱，沉静而稳重的河蛙在池塘下躺着，醒来就在稀泥中慢悠悠地型出一条条浅浅的小泥沟。小田螺常常会沿着池

底爬上岸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村庄上放飞的袅袅炊烟，还有一些子又有节奏地一扭一曲，等待着蜕变成为人人喊打的蚊子。

若从表面上看，故乡这口小小的池塘，比较平淡，但在岁月的孕育下，这口小池塘犹如一部厚重的书籍，里面竟深藏着我童年诸多的好奇与故事。我爷爷在世时，常常跟我讲：“孙儿，你可知我们小台子这口小池塘，曾经大概是天神的点映，显过灵。想当年有一农家牵着一头水牛在里洗澡，泡了一会上岸竟多了一头，变成了两头大水牛，这口小塘啊是我们小台子的神塘。”现如今这小池不在了，可它的神奇故事仍在流传着。

小池塘边那棵老榆树下，是我童年夏天中午纳凉的好地方。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树下洗澡，有时拽着老榆树树根，两腿翘起直打着塘水扑通扑通地响，一阵阵的笑声伴着树上知了的歌声。在夏日的傍晚，我与小伙伴们常常在小池塘边迎着晚霞打水漂，手拿小瓦片撒在水面上噼噼啪啪地直响。我们还用高粱秸秆制作的小船，在塘里来回游放……

光阴荏苒，岁月飞逝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而今，我那口心仪已久的小池塘，现已夷为平地并建上楼房，但它那伴我成长的一层层清波，仍在我心池中轻轻荡漾。



书法作品 李玉芝 作